



【个人记忆】

## 故乡的年味

□吕振

我的故乡莱芜位于山东省中部。过去乡里人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一天的风俗是“吃糖瓜,送灶神”。传说灶王爷是玉帝派到民间的司灶之神,掌管人间烟火,每年一次向玉帝汇报人世的善恶美丑。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买来糯米、白糖和芝麻做成的糖瓜,供奉灶神,然后烧些纸钱,为的是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烧纸的时候,会将灶台旁边已经熏黑的灶王爷画像一并烧掉,再贴上一张新的。这一天称为“小年”,过了二十三,就要开始大规模地准备年货了。

先是杀两只养了一年的大公鸡,做成祭祀用的盘鸡,然后到集市上割一大片猪后腿,买两条鲤鱼,再请上一些火纸、元宝、香烛。忙完这些大件,就要在家里蒸馒头了。馒头要蒸好几锅,至少一二百个,并且一定要蒸一锅层层高的枣花馒头,年三十晚上祭祀用。蒸完馒头还要炸菜,炸藕盒、炸茄盒、炸梅豆盒、炸肉、炸香椿、炸黄花菜,种类很多。炸菜有两个好处,一是存放时间长,二是招待客人方便,拾上一盘就是一道菜。忙完厨房里这些活,还要打扫卫生,把家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清扫一遍。再到铺子里买上几张红纸,请村里识文断字的先生给写上几副春联。然后到城里每人买身新衣服,干干净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地过年。

从腊月二十四到年三十,这几天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忙碌、最舍得花钱的时候。为了备齐所需的年货,为了春节过得体面一些,总是忙个不停,吃、喝、穿、用样样不能少。随便到一个市场看看,人声鼎沸,热闹喜庆,你来我往,买卖得利,好一番过年的盛世美景。

我们小孩子最关心的是买鞭炮,老家叫爆竹,家长给买得越多,就越高兴。最早的时候是一种红色或绿色的小鞭炮,一百头一挂,我们叫“小土结子”。这种鞭炮个儿小,声音清脆,我们经常用燃着的香来点鞭炮的引信。后来出现了用泥做的摔爆竹,两头是泥,中间夹着火药,用力往墙上或地上一摔就响,这种鞭炮的好处是安全,只有离开自己的手并且遇到障碍物才

会爆炸,不像小土结子那样,如果引信太短,点着之后燃烧太快,容易炸伤自己。再后来又出现了更高级的划爆竹,像火柴一样一划就着,扔掉之后就爆炸。还有些大胆的孩子,缠着父母给买钻天猴和礼花弹,那是更高级的烟火产品。过年放鞭炮是最快乐的事,如果自己买的鞭炮放完了,还会去别人家放过的鞭炮碎屑里去寻找没有响的鞭炮。当然,放鞭炮也伴随着很大的危险性,一不小心炸到手或脸是常有的事。

年三十这天最热闹,人们早早起来洒扫庭院,吃了早饭便要贴春联了。喜庆的春联一贴上,年味就浓了起来。那联上有写风调雨顺的,有写恭喜发财的,有写保佑平安的,有写福祿寿喜的。除了在门框上贴春联,还要在猪圈门上贴“六畜兴旺”,在大门口贴“出门见喜”和“迎门见喜”,在床头贴上“身体健康”,在麦缸上贴“人寿年丰”,有车的人家还要在车头上贴“出入平安”……这些红纸黑字里,寄托着农民朴实的美好心愿。

上午10点多,就要开始“请家堂”了,这是过年期间最重大的祭祀活动。以家族为单位,由最有威望的老辈人带着全族的男性,朝着埋葬先人的墓地方向燃香祷告,祈请家族中逝去的先辈们回家“赴宴”。此时家中的堂屋内早已摆好坐北朝南的高脚八仙桌,用毛笔在火纸上写上五代以内各位先人的名讳,做成牌位,桌上供奉着双鸡双鱼和蔬菜果品,还有一方生肉和枣花馒头。自此刻起,桌旁必有一人时时端茶沏水,续燃香火,直到初一下午“送家堂”,将牌位请走。每个牌位对应放上许多纸钱,再拎上一桶放有麦麸的水,传说是给先人们饮马用。最后放许多鞭炮和礼花弹,隆重体面地把先人们送走。

年三十晚上,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天南地北的游子们都赶在晚饭前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吃着团圆的年夜饭,叙着醇香似酒的亲情。

吃完年夜饭,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又要开始另一项狂欢了,那便是“照庭”,也就是堆起很高的玉米秸,用火点燃。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可能是为了用火光赶走“年”这种怪物,也可能是寓

意光耀门庭。照庭的地点就在村西头那片空地上,老少爷们儿从家里抱来几捆晒干的玉米秸和几挂鞭炮,等到大家聚齐了,将玉米秸堆成高山模样,由村里的长者用火柴点燃,顿时熊熊大火照亮了整个村子,映红了半边天。这时候,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往火堆里扔鞭炮,兴奋地喊着“照庭啦,照庭啦……”大人们站在一旁烤火,烤得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念叨着“烤烤手,一年不犯愁;烤烤腿,一年不生病”。这一把火,烧出了村里人在新年里红红火火的气象。

到了夜里十二点,就要开始“发纸码、敬天神”。在自家庭院里,一张方桌五个菜,三个果碟十碗饺子,茶酒都要备好,金银纸钱也要烧很多。烧完纸以后,再放上一挂一千头的大地红鞭炮,在爆竹声中辞旧迎新。

过罢三十过初一,大年初一要拜年。拜年也是有讲究的,各家族的男性一伙、妇女一队,先到自己族人家里去拜年,在家堂桌前磕头祈祷;然后看望长者,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再到村里其他年龄较大的人家去,互相问候。常年在外出工作的游子,这一天和乡亲们见面,体会着久违的乡情。孩子们此时最高兴,穿着新衣裳,装着压岁钱,吃着瓜子和糖果,那是一种最简单、最纯粹的幸福。

从初二开始,就要走亲戚了。亲戚越走越亲,这话有些道理。如果家离得近,平常还可见几面;如果家离得远,就要借过年的时间好好相聚。如今生活都好了,走亲戚不图带什么礼物,珍贵的是那份情谊。在声声祝福中,尽会体会那化不开的浓浓亲情。

过年,是中国老百姓最重要的节日,但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说,这几年年味越来越淡了,没有了小时候盼年的感觉。这种变化,原因有很多。小时候盼着过年,是盼着能吃好东西、穿新衣服,盼着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特别热闹,盼着看那些古老隆重的仪式。而今天的人们,吃穿都不愁,天天像过年。另外,家庭人口越来越少,一般聚一起也就是五口之家,没那么热闹了,很多地方的传统习俗也消失了,心里的盼头少了,年味也就淡了。

□李宗刚

蒋心焕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从1958年大学毕业到1999年退休,他在杏坛耕耘了四十多年,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2021年1月22日,蒋心焕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其教过的学生闻讯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恩师表达了崇敬之心与缅怀之情。

2020年教师节前夕,蒋心焕先生培养的研究生赠送给他一本题为《老师您好》的纪念画册。2020年9月2日,《山东师大报》专门精选了其中的四篇文章,并配上编者按予以刊发。9月8日,人民网以“老师您好!山师名师蒋心焕的文化求索之路”为题进行报道:“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由山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山东师大报》刊发了一组稿件,关注了该校一位退休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感人故事。原来,前不久,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文学院教授蒋心焕收到了一本精美的画册——《老师您好》,这是他指导过的二十多位研究生献给他特别的教师节礼物。”“这本精美画册的面世既彰显山师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品格,又表现山师学生不忘母校、不忘师恩的赤子情怀。”2020年9月25日,《光明日报》在《山东大学:厚植尊师“软实力” 党建引领“强内功”》一文中指出:“教师节前,山东师大文学院蒋心焕教授收到一本精美的水晶画册——《老师您好》,这是他指导过的二十多位研究生献给他特别的教师节礼物。”“翻开画册,深情的文字、老旧的照片、

【名家背影】

## 怀念蒋心焕先生



精彩的故事,几十年来难忘的师生情谊、追求学术的精神跃然纸上。”正如其学生所说的那样,“是蒋心焕老师这样的一代代学者,筑起了学校学术的‘高原’,讴歌礼赞老一辈学者是山东师大的责任,我们不忘尊师重教,感恩老师培养,同时也想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给我们”。收到画册,蒋心焕教授不胜感慨:“这本相册浓缩着我与大家的校园岁月,浓缩着我们的友情,这些宝贵财富,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令人感动的是,这种师生友谊跨越三四十载,历久弥新,愈发让人肃然起敬。诚如蒋老师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山东师大魏建教授在《追随恩师四十年》一文中所言:“我第一次给山师本科生讲课就是老师的课,虽然我讲了8课时,但1985级同学每次聚会都邀请我;我独立开设的第一门选修课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老

师在山师开创的,后来成了我最叫座的课。”现已退休的郭济访编审在《仁者如山:亦师亦父蒋老师》一文中写道:在人生最困难的1985年,我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那时我刚刚失去父亲,亲近蒋老师,令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仿佛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如果说研究生的培养机制本身便自动地拉近了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心理与情感距离,普通的本科生便没有这种所谓的天然优势,其师生之间自然应该相对有一些距离。然而,事实并不尽然,蒋心焕先生所教过的一些本科生同样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且这种师生之情所跨越的时间竟然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级学生——蒋心焕先生带的第一批学生,在得知蒋老师去世后悲痛不已。该年级学生徐志伟说:“今天早上惊闻蒋老师仙逝信息,十分悲痛!看了《讣告》,我们老学生们十分理解蒋老师家人的心情,遗憾不能亲临送尊敬的蒋老师一程……前些年每年春节,我们在济南的老学生都要到山师教师楼给老师们拜年,看望尊敬且如兄长的诸位老师……呜呼,母校老师一个一个走了,我们这些在济南的老学生感觉如老家里的老人们一个个驾鹤远行,不胜痛哉也夫!今天上午,我将讣告转给62级同学群,蒋老师的老学生以各种不同形式,表达了各自的悲悼之情……今天下午,我坐公交18路去原工作单位,在山东省杂技团转乘110路,遥望山师老师宿舍楼默念:蒋老师慈爱音容犹在,蒋老师爱生魂魄永存。”62级李桦和63级宋学俊在撰写的《痛悼恩师蒋心焕先生》一诗中写道:“寒风凛冽兮愁云低,悲雾弥漫兮伤泪滴,蒋师离世兮心欲碎,德风存馨兮砺吾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昔日风华正茂的学生也大都迈入古稀之年,但回忆起蒋老师的点点滴滴仍旧如昨日重现,字里行间折射出师生之间那种超越世俗的真挚师生情。

在20世纪80年代,蒋心焕先生不仅关爱本科生,还参与了其他导师所带研究生的培养。如在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成就显赫的79级硕士研究生、辽宁社科院研究员李春林,他深情地写道:“我在山师读硕期间及毕业后,得到了蒋先生的许多指教和关怀,硕士论文题目《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蒋先生建议的。以后我一直将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从此角度言之,蒋先生是我的学术领路人之一,对我的成长功莫大焉。”85级硕士研究生林凌特别推崇蒋老师用大爱作底色、用赏识来激励的教育方式:“蒋老师从来没有看轻任何一个学生,这话说得太准确了。我们85级人数多,来源复杂……我们几个大专、其他专业考来的同学,学起来有些吃力,要补课,与蒋老师交往比较多,每次他都是鼓励我,态度亲切,那情景历历在目。”

生命总有终结的时候,但人们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从来不会终止。蒋心焕先生的生命尽管已经结束,但他洒向学生的大爱依然像阳光雨露,将滋润着他所教过的学生,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蒋心焕先生在教学实践中奉为圭臬的爱的哲学,依然可以穿越时空的阻隔抵达遥远的未来!